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十九回 金鑾殿呂剛見聖駕 山神廟鐵牛逢奇人

唐鐵牛回京見了駙馬呂剛，說明藏軍山情況，駙馬要帶他上殿面君。駙馬呂剛坐轎，唐鐵牛跟著就來到了午朝門。駙馬下了轎，來到朝房，立刻擊鼓鳴鐘，當當當、咚咚咚，打動龍鳳鼓，敲響敬王鍾，當今皇上升了金殿，滿朝文武文東武西歸班站立，駙馬來到金鑾殿上，施罷大禮，說道：

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，臣呂剛有本奏上。」

皇上說：「駙馬皇兒，有何本奏？」

駙馬說：「萬歲啊，藏軍山唐鐵牛唐三將軍回來了，帶著狀元周景龍的一道奏折，要奏明聖上。」

皇上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宣唐三將軍上殿。」

侍臣宣道：「唐鐵牛上殿哪！」

「來啦！」

唐鐵牛來到金鑾殿上，給皇上施大禮畢，由打身上拿出來周景龍這道奏折，內侍臣接過來交給了皇上，皇上打開一看，中心內容是說請萬歲速發兵支援前敵，平山滅寇。

皇上知道，還等阮英掛帥徵南，攻打藏軍山要速戰速決。當時說：「唐鐵牛，你先回去給狀元報信，就說援兵隨後就到。」

唐鐵牛答應了一聲，下殿去了。皇上又說：「鎮京元帥劉延龍出班……」

「臣在。」……

這時駙馬說：「陛下，我有本章奏上，依臣拙見，叫鎮京副元帥張毅帶兵馬援救為宜，因為張毅老成，對於藏軍山一帶的地形他比較熟悉，鎮京主帥劉延龍身負京畿重任，不可遠離，不知萬歲意下如何？」

皇上一聽，說：「卿言有理，就叫張毅帶兵。」

「臣遵旨！」

駙馬呂剛為什麼保張毅呢？因為他知道劉延龍跟蔡京他們是一黨啊！這個人是蔡京的走卒，他要帶兵奔前敵，恐怕發生其他的事情，對阮英和景龍不利啊。這時張副元帥奉旨下殿，校場點兵，候等起隊。

駙馬呂剛下了金殿說：「鐵牛啊，還上駙馬府嗎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我就不去了，我到狀元府見見老太太，立即返回去。老人家你可得多保重啊，現在這幫奸臣啊，是狗急了跳牆啊，他們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」

「駙馬，就這麼辦吧，我走了。」

唐鐵牛到了狀元府，對老太太把前敵的情況說了一遍，叫她在狀元府裡頭也得加十分小心。另外叫鄭猛雄一定要好好關照駙馬千歲。唐煙子在家呆了一天，第二天一早，就離開了狀元府，剛想出西門，就見西門裡圍著一幫人，這是幹什麼呢？煙子來到裡頭一看，當中站著一個老頭，這老頭五十來歲，頭上的帽子是帶窟窿的，身上穿的衣服是帶補丁的，下邊穿的鞋，是一樣一隻的，一隻是藍的，一隻是黑的。看老頭臉上皺紋堆壘，乾乾巴巴的，但是二目有神，光華閃爍。老頭胳膊窩下夾著一個打狗的裹條，一抱腕衝著周圍說道：「我說周圍這些武林朋友們，師父們，我呢，也練過幾天武，今天要在這擗個場子，我是想求求幫，我找兒子沒找到，現在在這要飯了，我就是要著吃，也不能走下道，偷盜竊取那不是咱乾的。今天我在這給您打趟拳，您腰裡要是有錢呢，給我三錢五錢的銀子，我吃頓煎餅豆腐腦，餓不死好接著找我兒子。諸位行行好，積積德，我給您先打趟拳。」

說著，這老頭把這個打狗的裹條放到了地上，啪啪啪，就打了一趟拳。唐鐵牛一看，你別看老頭挺乾巴，好像真能耐還沒拿出來似的。哎呀，這胳膊腿真夠靈便的，拳腳夠利索的。唐煙子正看著呢，外頭有人吵吵：「躲開，躲開，躲開，幹什麼呢？」

外頭進來兩個打手。唐鐵牛一看，這準是哪個官宦府裡的。書中暗表：是高俅府裡的。

「哎！你幹什麼呢？」

「啊，我呀，是求求幫。大伙給我點銀子，湊點盤費，我想回家，我找我的兒子沒找到，現在落了魄了。」

「你到這來跟誰打招呼了，啊？你知道在這擗場子的規矩嗎？」

「我呀，初來乍到，什麼規矩都不明白呀？」

「想擗場子得交地皮錢。隨便擗場子行嗎？」

「那好，二位在哪住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想拜訪您呢，不知道您府門在哪兒。我今天在這擗場子，您不就是要地皮錢嗎？那麼您得要多少？」

「五兩。」

「我剛才賣了半天命，大概也不到一兩銀子，您沒看見嗎？都在地下放著呢，我還沒拿起來呢。二位，您說我往哪湊這五兩銀子去？二位，您行個方便吧。」

「別囉嗦，你想擗場子，先拿五兩銀子地皮錢，要是沒有五兩銀子，我告訴你說吧，不是我說話難聽，我手裡頭墊著草紙把你撿出去。」

「二位怎麼能這樣無理呢？您罵人有點兒太過火了吧？」

「老傢伙，你還不服怎麼著？」

說著話，這個小子掄拳頭就奔老頭打了過來。老頭往旁邊一閃，這拳頭打空了，唐鐵牛一看，打旁邊就過來了。「住手！為什麼欺負人？你們是哪兒的？」

「哪兒的？高太尉府的。金大爺，胡大爺。」

「嗯，你們兩個一個姓金，一個姓胡，口稱是金大爺、胡大爺，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「小子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你們倆的祖宗。」

「哎喲！姓小子，你敢跑到這來口出不遜，罵你兩位大爺，我要你的命。」

姓胡的這個打手舉起拳頭來奔著唐鐵牛的臉上，「咣」就是一拳。唐鐵牛見拳頭來了，他往旁邊這麼一閃，「嘯」抓住他的手腕子，往前一進身，用另一隻手摳著他的胳膊窩，往前一使勁，「趴下！」「撲通」這小子就來個嘴啃泥，牙花子破了，血也流出來了。姓胡的小子趴下了，姓金的打手上來了「嗚……」雙峰貫耳奔著唐鐵牛打來了，唐鐵牛兩手往外一分，「開！」一抬腳，當，噠噠噠撲，姓金的被唐鐵牛踹出去有六尺多遠，「哎喲！」這小子把腰都扭了。唐煙子嚙裡啪啦這頓揍哇！這倆小子捂著腦袋跑了。邊跑邊回頭喊：「我要告你，姓小子！咱們走著瞧！」

「嗨！我不怕你，臨走的時候告訴告訴你，老爺姓唐叫鐵牛，四品都尉。」

「好，你等著！」

這倆小子跑了，乾巴老頭趕緊過來抱腕躬身：「多謝這位唐英雄。」

「哎，你怎麼知道我姓唐啊？」

「剛才你不是報了名字嗎？」

「對，我是姓唐，老頭啊，你別在這打拳賣藝了，要飯也別在這要了，這幫小子是橫行霸道啊！我看看身上還有多少零錢啊。」唐燧子從身上拿出五、六兩銀子：「老爺子，這錢你帶著快走吧，啊！我現在有事，以後，等我回來的時候，你缺錢就上狀元府裡找我，我姓唐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啦！」

「老爺子，你貴姓啊？」

「我別告訴你，我丟人哪！等什麼時候找到我兒子，再登門叩拜您我姓什麼。」

「那行，我也不跟你多嘮了。老頭，快走吧，我也得走了，我有事。」

唐鐵牛立刻離開了東京汴梁，直奔藏軍山。

唐燧子由早晨出來，走到快晌午了，他迷了路了。我怎麼越看這方向越不對呢？我覺著從藏軍山來的時候不是這條道啊！要根據我這個速度，就算到不了藏軍山也差不離了，我跑到哪兒來了？唐燧子一看連村莊都看不見了，除了山就是樹，好不容易看見一個老頭，是撿柴禾的。

「我說老爺子，你知道安平鎮在哪兒不？」

這老頭可能總也不出門：

「安平鎮哪！可能離這兒二、三十里吧。」

「哪個方向啊？」

「那我不知道，我只聽說有這麼個地方，但是在哪個方向我不知道。」

「行了行了，我等於沒問。」

唐鐵牛一想可壞了，我走得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肚子也餓了，這可怎麼辦呢？我腰裡有錢，可買不著飯哪，真是端著金碗要飯吃。唐鐵牛自己溜溜達達地前後辨方向，一看前邊有個山坡，山上有個廟，行了，有廟就行，它裡頭有和尚，有老道，我問一問安平鎮在哪，他就是不知道，有什麼飯給我一口，我吃完了再走也行哇。唐鐵牛順著山坡就上去了。來到這廟門外一看，唐鐵牛這心裡可就全涼了，完了，好容易盼個廟，裡頭還沒人，這是個破廟，房子塌了，牆也倒了，山門還少了一扇，這廟裡肯定沒有和尚、老道。唉！到裡頭看看吧！萬一有個人呢？唐鐵牛就進了山門，高聲大喊：

「我說這裡有沒有人哪？」一看這院裡茅草蓬蒿，有好幾尺高。他進了大殿一看，上邊有個泥金彩畫的泥像，這泥像也掉了顏色，當中塑的泥像是個山神爺，手指頭也掉了好幾個，那邊還少了半拉腿。前邊有個供桌，用手一推就能倒，那腿勉強立在那。別說，還有個香爐，看樣子還有人燒過香。啊！這可能是山神廟，外頭有匾，我還沒注意看，這裡你說沒住人，怎麼有人燒香啊？也許是遠近村莊老百姓來燒的香。哎！他再一看，挨著香爐有一個瓷罐，瓷罐上有一個盤子，盤子裡放著什麼東西沒瞧見，因為上邊蓋著個舊手巾。唐燧子來到跟前就聞到飯香味。哎呀！這是誰的飯放在這兒啦？他把舊手巾撩起來，一看有幾張大餅，把餅一掀開，是一盤子雞蛋，把盤子再拿下來呢？這瓷罐裡有稀飯，一摸這罐子還溫呼呼的。唐鐵牛饞得直流口水。哎呀，我也餓了，這飯要是吃著該多香啊，是誰的飯呢？是給山神爺上的供？上供也不能拿這個東西。這是誰在這路過放在這兒的吧？」

「我說有人沒有啊？啊——誰的飯？誰的飯哪？」他出了大殿喊了好幾嗓子沒有回音，他又回來了。行了，不管誰的飯，我先吃了吧！我吃了給人家留下錢，肯定這個人離這不能太遠了，他把飯放這兒了，一定是附近哪個村的。我是找不著啊！要不然，吃一半，留一半。他這麼尋思著就湊過來了，拿這大餅把雞蛋往裡一放，捲起來像毛巾把兒粗。唐鐵牛可真餓了，甩開腮幫子，這個吃啊！還給人留一半？他越吃越香，越有食欲，這三張大餅，一盤子雞蛋，半罐稀飯全給包了。「行了，吃飽了，這回走道好有精神頭了。我給人家留點錢。」

唐鐵牛由打身上剛要掏錢，聽外面有人說話：「唧唧唧當，啞巴唧當。……」哎！怎麼這麼粗的嗓子啊。唐鐵牛開殿門一看，從山門奔大殿來了一個人，唐鐵牛嚇了一跳：這人怎麼長得這麼難看呢？比我細不了多少，也這麼高，一摞多粗，三尺多高，黑出油的臉蛋子，一對小眼睛，趴趴鼻子，翻鼻孔，大厚嘴唇，頭上綁著一對大抓髻，穿著一身紫花大布褂，腰裡係著一雙牛皮靴子。

這個人還邊走邊哼哼，唐鐵牛被唬住了，連動都沒敢動。我的媽呀，他是男的，還是女的？這個人進了大殿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餓了，吃點飯，一會兒再去忙乎。」唐燧子站到供桌的犄角那兒，都傻了。一看這人奔飯罐去了。「吃飯了，哎！誰把我飯吃了？這麼嘴饞？」唐鐵牛也沒敢言語。「出來！出來！誰吃我飯了，啊？」唐鐵牛一想，這傢伙眼發直呢，我就在這站著，他愣沒看著。一想，我別等人家說話了，我先說話吧。

「大哥，我在這兒呢。」

「胡說！管誰叫大哥？」

「嗯？你不是大哥嗎？」

「我是女的。」

「那麼大嫂。」

「胡說！我還是沒出門的大姑娘呢！」

我的媽呀，唐鐵牛心想，這大姑娘有人敢要嗎？「嗯，大姐，這飯我吃了，是這麼回事，我呀，走的是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我腰裡帶著金碗要飯，端著金碗要飯，沒地方弄飯去，您這飯在這放著，我不知道是您的。另外呢？我想吃完了給您留下點錢，我剛才還喊了半天，可沒人答話，我就覺得這飯可能沒人要了，我是這麼想的，不管怎麼說吧，我吃完了得把錢撂下，您權當算行好積德了。我沒別的說，給您見禮。」

「他媽的，我肚子餓了，你把我飯吃了，你飽了，那我餓了，怎麼辦？」

「我沒說嗎？我剛才賠禮了。我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，我說了半天了，您就權且算周濟我吧！」

「不行！賠飯。」

「這不就是強人所難了嗎？怎麼賠呀？」

「賠！賠！」

「你叫我賠，我吐也吐不出來呀！」

「好小子，我揍你！」

說著就奔唐鐵牛來了，唐鐵牛馬上就躍出大殿。

「我說呀，別這麼不說理，我好話說了這半天，不管怎麼說，我禮下於人，是已經吃了你的飯了，事兒已經擺到這兒了，我給錢賠禮，就算得了吧，你還沒完了，殺人不過頭點地吧？」

「好小子，我今天非揍你不可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你也吹，就你那兩下子？」

唐鐵牛從身上把鐵棒槌就取下來了，說：

「你怕不怕？」

「嘿嘿，你那玩意兒跟我比畫呀？」鬧了半天，那傻丫頭的傢伙在腰裡圍著呢，「撲楞」腰裡一抖，亮出一對青銅鏈子錘，刷

拉拉山響。唐鐵牛想，這個錘不好練，帶鏈的錘呀！這倆錘要掄起來可了不得呀。傻丫頭把青銅錘奔著唐鐵牛「嗖——」右手的錘頭就出去了，唐鐵牛往外一招架，左手的錘「當」又出去了。

「你懂嗎？這叫流星趕月。」